



李学勤(右一)参与整理云梦睡虎地秦简(1976年)

学海无涯，惟勤是岸。2月24日，86岁的中国先秦史学会名誉理事长、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主任李学勤教授走完了自己勤奋的一生。“走出疑古，甲骨青铜三代史；分系溯源，帛书竹简五经师”，清华园的这副挽联，正是他的学术经历写照。

19岁开始整理甲骨文 痴迷国宝清华简十载

1933年，李学勤出生于北京一个知识分子家庭，自幼喜欢读书，对逻辑学和甲骨文有浓厚兴趣。1951年，他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清华大学哲学系，受教于金岳霖、冯友兰，后因高校院系调整中途肄业。

此后，中科院考古研究所成立，承担殷墟甲骨整理工作，经古文字学家陈梦家推荐，李学勤得以参与其中，时年才19岁。1953年底，他转入历史研究所，成为侯外庐的助手，参加《中国思想通史》写作；随着马王堆汉墓、银雀山汉简的发现，他又参与整理新出土的简牍帛书；1996年，63岁的李学勤担任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组长、首席科学家，历时五年，将中国有据可依的历史年代，向前推进了两千多年……

他的学术研究涉猎广泛，因此被学术界誉为“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前一分钟，他可能在从事甲骨学的研究，后一分钟就可以马上转入对清代学术的探讨，随时随地，了无滞碍。李学勤的学生、清华大学教授刘国忠说：“老师像一个‘多波段收音机’，这么一拧是中波，那么一拧又到短波，可以随时进行各种调换。”

更难得的是，几乎在每个涉猎的领域，李学勤都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在甲骨学研究中，他提出殷墟甲骨“两系说”的分期理论，开辟了甲骨学新天地，并首先鉴定出了西周甲骨文。战国文字和简帛研究是1949年后诞生的新学科，李学勤提出了“五系说”，堪称是学科奠基人。

晚年的李学勤一直在跟清华简打交道。2008年，清华大学抢救回来一批珍贵的竹简。那年的7月15日，一批用保鲜膜包裹的竹简，共计2500余枚，运抵清华大学图书馆老馆。根据竹简形制、字体特征以及碳—14年代测定，判定为战国中晚期的楚简。

也就是说，这批竹简在战国中晚期即被埋藏于地下，逃过了“焚书坑儒”，逃过了秦汉战火，且没有经过后人篡改，其学术价值可谓空前。2009年，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正式揭牌成立，76岁的李学勤任中心主任。从那时起，他组织人力对2500余枚清华简开始全面释读，每年出版一册整理报告，计划用15年时间完成这个工作，而完成释读，只是清华简整理与研究的万里长征第一步。

虽然年龄大了，但李学勤总是亲力亲为，每次分配给团队成员整理的篇目，他都是承担最难的部分，并且第一个高质量地完成。最近一年多，一直与病魔搏斗的他依旧笔耕不辍，就在一个多月前，还在报刊上发表了两篇文章。

除了细节研究，博古通今的李学勤还有很多关于中华文明的宏观思考。近年来，他提出了“重新估价中国古代文明”“走出疑古时代”等学术主张，倡导开展比较考古学和比较文明史研究，国际汉学研究和重写学术史，犹如一石激起千层浪。

李学勤认为，疑古派的怀疑精神是无可厚非的，但“以古书论古书”终究不能跳出书本，相比之下，出土的新材料可以成为史学家对古书重新深入审查的契机。他曾说，考古文物上的重大发现，不是在于发现了什么金银玉器，而是在于

这个发现能够改变我们对于一个历史时期或者一个民族、一个地区的历史文化的看法。60多年来，他执着学术研究的意义也正在于此。

曾在曲阜下乡劳动 论证“秦人源于山东”

鲜为人知的是，李学勤先生与山东及齐鲁学术的渊源颇深。李学勤生前曾回忆，他于1960年在曲阜下乡劳动，曲阜是他除北京之外，居住时间最长的地方。在此期间，他深入考察了曲阜的历史文化，此后又多次到曲阜考察指导。

曲阜是孔子故里，儒学研究优势突出。李学勤说：“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绕不过儒学，研究儒学绕不过孔子。研究孔子是永远做不完的。”他不仅受聘为曲阜师范大学客座教授，担任儒学书刊的学术顾问，而且指导培养出了曲阜师范大学孔子文化研究院教授黄怀信，孔子研究院院长杨朝明等儒学研究领域的知名学者。

2013年，李学勤与美国夏威夷大学哲学系教授安乐哲共同获得了当年的“孔子文化奖”。该奖是文化部和山东省政府共同设立的国际奖项，此前只有杜维明、庞朴、汤一介等学者获奖。

“孔子文化奖”组委会在颁奖辞中评价说：“中华文明的探源者、守望者李学勤针对宋代以来低估中国古代文明的思潮，高瞻远瞩，提出‘重新估价中国古代文明’。同时，他将孔子儒学置于中国古代文明的广阔背景中，结合出土资料，研究孔子与六经的关系，认定由孔子整理传世的六经是儒家思想理论的源头活水。”

李学勤始终认为，国学的主流是儒学，儒学的核心是经学。在他看来，儒学是我们在政治、道德、伦理方面一些根本的观点的结合，是自古以来就跟国计民生密切结合的历史经验的总结。他说过，儒学像是一种液体浸泡整个历史一样，什么地方都离不开它。如果对儒学没有一个足够的了解，就会影响对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

山东有着丰富的历史文化遗存，是先秦史学术富矿，李学勤的许多研究跟山东有交叉。其中，最经典的要数他对“秦人源于山东”的考证。

众所周知，秦国兴起于西部地区，并最终入主中原，一统天下。然而关于秦人的源头，百年来，“秦出东夷”和“秦为西戎”两种观点始终争论不休。李学勤在整理清华简时发现，清华简中清晰记载着“秦先人”就是西周初年因反叛失败而被强制西迁甘肃朱圉山地区的“商奄之民”，而商奄在今山东境内。

他认为，“商奄之民”居住范围以曲阜为中心，包括莱芜一带，这一带古时称嬴，所以它一定是嬴姓部族的一个中心地区，而秦人就是嬴姓。他的《清华简关于秦人始源的重要发现》一文，首次以地下出土文字资料，坐实了秦人始源在东方、在山东的牢固基础，成为“秦人源于山东”的扛鼎之作。

这个问题的讨论具有特殊的意义。李学勤表示，如果我们把秦文化仅仅看成一种以暴力武力为基础的文化，那么它就是一个比较落后、比较封闭的文化。但事实是，秦统一全国不是偶然性的，特别是从文化组成来看也不是一个偶然；它也不仅仅是武力的战胜，而是继续了整个中华民族发展延续和进步的一个过程。所以，他认为嬴秦始源研究，“不但对于中华民族、我们的国家，而且对于整个人类的文明历史，都有很重要的意义”。

【短史记】

被盗名画牵出神秘家族

□本报记者 张宇

年初，意大利佛罗伦萨著名的乌菲齐美术馆呼吁德国政府介入，希望收回由18世纪荷兰花卉大师扬·梵·海以森绘制的“花瓶之花”，引发众多关注。该作品曾是乌菲齐馆藏，二战时期被盗，目前由德国私人藏家拥有。其实这已不是该馆第一次希望收回流失的馆藏名画，虽然目前事件没有进展，但曾收藏这幅名画的乌菲齐美术馆和它背后的神秘家族却再次进入人们的视野。

乌菲齐美术馆以收藏和展示文艺复兴时期绘画和古希腊、罗马雕塑而闻名于世，欧洲文艺复兴三杰——达·芬奇、拉斐尔、米开朗基罗以及提香等诸多大师的作品均集中于此，这要感谢意大利历史上一个神秘而伟大的家族——美第奇家族。这个家族历史上曾出过多位教皇、大公、法国王后。更为重要的是，美第奇家族发展的三四百年间，建设了充满文艺气息、城堡般的佛罗伦萨，是欧洲文艺复兴的发祥地和重要的艺术宝库。

几年前去佛罗伦萨有两个重要体会：一是不仅彻底理解了“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就是佛罗伦萨也不是一天建成的，如著名的圣母百花大教堂用了170多年的时间才建成；二是，一个家族可以富甲一方成为土豪，但要成为贵族，必须有审美和精神追求，简单说就是要有文化。

美第奇家族的祖先最早是农民，后来利用放高利贷发家，成立了股份制的美第奇银行，并逐渐掌握了这个城市的经济和政治命脉，后来他们与梵蒂冈签订合约，使美第奇成为佛罗伦萨最有权势的家族。这个家族在文化艺术上十分有眼光且舍得投入，保护和资助了乔托、瓦萨里、达·芬奇、但丁、薄伽丘、伽利略、拉斐尔、米开朗基罗、波提切利、多纳泰罗、提香、马基亚维利等在文学艺术、建筑、哲学和科学领域闪耀光辉的人物。而且，这个家族的不少掌舵者本身就是学者和艺术家，因为这个家族的存在，佛罗伦萨成了欧洲文艺复兴的中心。

梳理美第奇家族的发展史会发现，这个家族有三个重要人物对文艺复兴起到了推动作用。

第一个是乔凡尼·美第奇，他从放贷者变身银行家，让美第奇家族变成了土豪，也是从他开始出钱资助艺术家。如，他资助的马萨乔就是文艺复兴时期的绘画奠基人，作为第一位使用透视法的画家，马萨乔被称为“现实主义开荒者”。

到了科西莫·美第奇，他在佛罗伦萨建立起僭主政治，成为佛罗伦萨的无冕之主。他资助被后世称为“西方近代建筑学鼻祖”的鲁内莱斯基修建著名的圣母百花大教堂大穹顶，使之成为欧洲文艺复兴的第一座著名建筑。科西莫精通8国语言，具有相当的艺术鉴赏力，他还赞助了大名鼎鼎的多纳泰罗、吉尔吉蒂等艺术家和学者。更重要的是，他尊重艺术家的个性与天赋，在他的支持下创立了欧洲最早的美术学院之一的佛罗伦萨艺术学院。自科西莫后，美第奇家族将庇护和资助艺术家、学者作为传统延续了下来。

到了洛伦佐·美第奇，这个家族已经成为文艺复兴最著名的支持者。洛伦佐不仅是政治家、外交家，而且本身就是诗人、艺术家，且比前两位更有胸怀，他提携和资助了达·芬奇、拉斐尔、米开朗基罗这三位大师，还有以画维纳斯著称的波提切利，这些艺术家或为美第奇家族量身定制作品，或者大量作品被美第奇家族收藏。米开朗基罗从14岁就进入洛伦佐开办的“自由美术学校(美第奇学院)”学习，终其一生都与美第奇家族密切相连，就连美第奇家族陵墓的群雕《昼》、《夜》、《晨》、《暮》都是他创作的。不仅如此，在政治思想和科学领域取得辉煌成就的马基亚维利、伽利略等人也都接受过洛伦佐的资助。洛伦佐还在府邸设立了“柏拉图学院”，学者们在洛伦佐的支持下创立了新的人文主义思想体系，主张把艺术、文学和科学，还有思想和感情归还给人本身。

有人说，美第奇家族最初也是暴发户，家族掌舵者之所以出钱资助艺术家进行宗教方面的创作，如绘画、雕塑、建筑教堂等，是为了求得心灵的平静。的确，资本的原始积累或多或少带有贪婪和巧取豪夺的原罪，但能将攫取的财富用于资助、扶植文化艺术的发展，并将此作为家族传统坚持下来，却不是每个土豪家族都能做到的。这也是美第奇家族有别于土豪、暴发户的地方。梳理美第奇家族的发展史会发现，它用巨额财富资助文化艺术发展，并书写了一段对人类文明极其重要的历史，因此这个家族赢得了后世和历史的尊重，被称作“文艺复兴教父”“伟大的家族”。

如今漫步佛罗伦萨街头，维琪奥王宫、圣母百花大教堂、乌菲齐美术馆……这座“鲜花之城”的大部分历史建筑及文艺复兴时期很多艺术作品都与美第奇家族有关。科西莫曾说过：“也许过不了50年，我的家族就会被驱逐，会被人遗忘，但是这些建筑和艺术却会永存。”此言已经过历史检验。科西莫走了，美第奇家族也在1737年因爵位无人继承而告终，但文艺复兴的光辉永存。

很多时候，大家热衷于谈论土豪、暴发户和贵族之间的区别，“一夜可以培养一个暴发户，三代也培养不出一个贵族”。可见名车豪宅、奢侈品傍身、挥金如土、子女上贵族学校，这些醒目的财富指标并不是土豪和贵族之间最重要的区别，二者的重要区别在于精神和审美追求上，它会外化为人物的修养和素质呈现出来。土豪和贵族隔着一条文艺的鸿沟，不是一句玩笑话。

【人物志】

李学勤：在古文字中探寻文明密码

□本报记者 张九龙